

当代中国首届侦探小说
大赛获奖作家作品选

独角兽文席第六卷
局中人

于洪笙◎主编

下

Du Jiao Shou Wen Xi Di Liu Juan
Ju Zhong Ren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独角兽文库第六卷

DU JIAO SHOU WEN KU

当代中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获奖作家作品选

局中人

于洪奎 主编

下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十七

审讯已经连续进行了两个多小时。潘冷月和佟涧川都不松口，他们早定了攻守同盟。陈庭赶回分局预审科以后，让预审员把佟涧川和潘冷月带到一个房间里，他要亲自审讯！

佟涧川被带进来以后，恐惧万分。他一见陈庭坐在台案后边，倏地低下了头，汗水从蓬乱的头发里渗出来，在额头、耳根处汇集起来，一滴一滴地落在地板上。

潘冷月进来了。她脸色焦黄，面容憔悴，但那双好看的眼睛里，仍然是平静的，甚至还略带几分满不在乎。

“坐下！”陈庭开始审问：“潘冷月，你丈夫焦振久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还指望着政府帮我弄清呢！”

“发生事情的那天晚上，你在哪儿？”

“在石屋里睡觉！”

“你什么时候到佟涧川的房间？”

“您指的是熊儿寨？”

“不，他在享殿大院的那间宿舍。”

“瞧您问的！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没事往男人屋里串什么？”

“一直没去过？”

“从来没去过！”

陈庭把证物拿了出来：“这是从佟涧川的屋里、床上，找到的你的头发！”

潘冷月的脸上陡地掠过一丝惊慌，但很快又淡下来：“这可新鲜了！”

陈庭伸手从案下取出那件雪青色衬衫：“这也是你的吧？”

潘冷月有些紧张地望着那件衬衫：“……”

“丢了，是吗？但是，并不像你说的，丢在圣水峪！它钻进了浮屠林道旁的浮土里！”

“……”潘冷月低下了头。

“可是它上边的扣子，却落在了佟涧川的屋里！”

台案上传来清脆的撒落扣子的声音，佟涧川和潘冷月不约而同地抬起头，惶恐地向台案上望去！那清脆的响声如同炸雷在他俩心头滚动。

陈庭把目光盯在佟涧川的脸上，刚要开口，法医走进来，伏在陈庭的耳边，说：“找到了！死者的头顶有被钝器击后的淤血。是剃掉头发以后发现的。”

陈庭故意大声问：“明显吗？”

法医也提高了嗓音：“不，否则就容易发现了！”

陈庭果断地说：“是用酒瓶子，裹了好几层枕巾打的！”

佟涧川猛地一抖！

陈庭把那个后安上去的、带有绿色漆斑的门上的插销哗地扔在了桌上：“佟涧川！昨天晚上，谁到你的房间里去了？”

佟涧川到底受过高等教育，此时已知国法无情，法绳难挣，顿时浑身颤抖，溜下凳子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：

“我说，我说！我全交代！”

突然，潘冷月从旁边一跃而起，扑向佟涧川，边骂边撕打起来：“好哇！你偷驴让我拔橛子，反过来你还想当顺毛儿的！”

潘冷月扑向台案，跪在案前，双手扒着台边，泪流满面：

“陈同志，我交代，我先交代！”她反手指向佟涧川：“都是他出的主意！让我按他教的方法，打开冷热二泉，兴怪风，嫁祸崔和尚！那天，我男人踢开门，按住了我俩，是他用酒瓶裹着枕巾，把我男人打死，然后把尸首扛到月泉双公塔，又让我开泉生风，想把赃栽在崔和尚身上……”

潘冷月滔滔不绝地讲着，声泪俱下……

录音机平稳地转着。记录员准确快速地记着口供。陈庭满腔怒火，双目凝恨。他听着潘冷月和佟涧川的争相交代，忿然地对旁边的人说：“通知石满，准备行动！”

十八

熊儿寨：1980年7月22日上午。

唐纳手提书箱，急促不安地围着那辆小轿车转。司机林宝仰卧在车身下边临时挖成的修车槽里，修着车子。当他爬出来，打开发动机部位的车身盖儿，继续检修的时候，唐纳有些急不可待了：

“林先生，什么时候能好？”

“忙什么？现在回到城里，也赶不上飞机了！”

“林先生，快一点！我有急事！”

不知哪家在听收音机。收音机里传来了电台报时的嘟嘟声。当播音员说完“刚才最后一响，是北京时间十点整”时，林宝看了看自己的手表，盖好车身盖子，说：“好了，请上车吧！”

林宝驾驶着车子冲下山道。当他的车子出了熊儿寨，拐向公路的时候，从山坳里拐出了一辆吉普车，尾随林宝的车

子沿路而下。

唐纳坐在车里，坦然多了。但是，当他从前面的反光镜里，看到后面跟着的吉普车时，又惴惴不安起来。不断地催促：

“林先生，开快点儿！”

“不行，我要保证您的安全！”林宝目不转睛地通过反光镜，注视着身后的唐纳。

安全，安全！——唐纳的心里重复着这两个字，疲惫不堪地闭上了眼睛。自从他与侄儿佟涧川在半山坡上见面，并一起吃过早饭，已经一天一夜了。他再没有见过佟涧川。他急切想知道的一切，全然没有回音……

突然，迎面带起的风，把断断续续的声音刮进唐纳的耳朵里！那是谁在通过扩音器讲着什么：

“……大家看！这种涡流发生器，是用高强度低燃点的塑料制成的……”

唐纳的心剧烈地跳起来。林宝一踩油门儿，车子飞驰起来。后边的吉普车紧跟不放。

那个讲演的声音，听得更清了：“……这个涡流发生器，可以利用本身储存的能量，借助二泉生成的温差，在极短的时间内，在二泉之间产生巨大的空气涡流！这就是所谓的怪风、鬼风！空气涡流卷起地面上的火石，快速摩擦生热、放光，最后，热量本身，点燃了涡流发生器本身，很自然地销毁了痕迹，只放出一种怪味儿！……”

唐纳脸色苍白，瘫软在后排座位上。林宝猛地一打方向盘，车子爬上缓坡，拐进了月泉双公塔的开阔地，停在了古

老的月泉双公塔之间！

“唐先生，下车吧！”林宝转过脸来，逼视着唐纳。

这时，严萍开的吉普车也到了。她跳下车子，打开了唐纳的车门：“请吧！”

跑过来两名公安战士，把唐纳引走了。严萍走过来，握住了司机林宝的手：“小石，干得真漂亮！”

他俩走进现场。石满这才发现，开阔地站满了围观的群众，岂止千人？

“这是赶来进香和各村派出的代表！”严萍告诉石满，“那个正在讲解的，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学教授，钱慕元先生！”

石满用赞许的目光望着严萍。而严萍正用敬佩的目光望着站在钱教授身旁的陈庭……

陈庭见教授讲述完毕，大声对着麦克风说：“下面请大家看看制造这种怪风以及兴风惑众的人！”他一转身：“带上来！”

唐纳和佟润川被推到前沿。唐纳色厉内荏地说：

“先生们，我有护照！我是……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！”

陈庭走到他面前：“一切都清楚了。您应该考虑考虑，怎样更明智地结束这次夕峰之行！”他说完冲停在不远的旅行车一招手：“现场表演开始！”

旅行车的车门打开了！潘冷月从里边下来了。她披头散发，神色呆滞，穿着一身血红色的衣裤，痴然地走到月泉双公塔的石地面上！

突然，她跪在地上失声大哭起来！冲着圣水峪的方向，呼喊起来：“水花儿——我的闺女，妈对不起你呀——……”

围观的众人鸦雀无声，静静听着她的哭诉。潘冷月猛地起身，指着佟氏叔侄破口大骂：“你们怎么不那样硬气了？不是答应我万无一失吗？你们梦里都想着的金银珠宝呢？我……我咒你们八辈祖宗！”

蓦地，她不骂了，不哭了，像崔九铭用过的方法一样，开泉生风！她从衣袋里取出一个涡流发生器，大声说：“这就是这个有钱的老杂种送来的！”

她启动涡流发生器，立即发出了惨叫。她把涡流发生器放在二泉之间的石头上。一会儿，怪风形成了！呼啸着，升腾着。虽然白天，看不出风体发光，但人们看见地上的石片和草叶被卷进怪风，迸着熠熠的火星……

围观的群众沸腾了！人们叫着，骂着，用耻笑的目光瞪着身边的进香人！进香者懊悔地低下头偷偷地扔掉香烛，甩出供品，纷纷向佟氏叔侄和潘冷月挤来！

陈庭大声说：“大家不要拥挤！为什么一股怪风，就有这么大的蛊惑力？只是因为这冷热二泉，以及这个涡流发生器吗？不，我们都要好好想一想，为什么大家动不动就上当受骗，为人所利用……”

怪风呼啸。话声轩昂。古老的月泉双公塔，像两个肃立的老人，岿然不动……

这时，老法师智本和尚，大步走到陈庭面前。他是乘坐京西分局的车子赶来的：“陈队长，挖着了！挖着了！古建队的几个小伙子真行！”

“在什么位置？”

“就在我养蜂的那块地方！”

旁边的唐纳听到这话。通地一声栽倒了。三十多年来日思夜想的金银珠宝美梦，彻底破灭了……

自古夕峰多神话，可是最近夕峰人，最怕别人把他们的話不当真！有人说，在老法师的蜂房底下，挖出了价值连城的巨宝；有的说，月泉双公塔发生了斗争：矿业部门想钻井探宝，文物单位要开放奇景，供人大饱眼福……然而，搬出石屋住进禅房的老法师崔九铭，逢人便讲：“谁最神？咱们的公安战士！你瞧那陈队长……”

陈庭并不像老法师说的那么神。他还像侦破风桥别墅案以后那样，时不时地出没在普通的人们中间。很少有人注意他。你看，他穿着一身极普通的冬装，跳上了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！

他现在正在追捕作歹于京华人称“死神”的犯罪团伙……

红色庄园

汤保华

第一章 空山鸟语

乡下人最怕龙尾闪，都说那是电母娘娘发了大脾气弄出来的。电母娘娘把手中的两面镜子一摇一晃，唛喇喇就运出光来，那尾巴开着叉的电闪刹那间就把天地映得煞白。乖乖！在平野旷地上见过一回，你就要吓得肝胆俱裂！虽说电母娘娘长得很好看，可是发起怒来，那才真是凶神恶煞一般呢！

班道士活了八八六十四岁，儿时听老辈子讲过几回雷公电母，自那以后，只要一打雷一掣闪，脑子里就会现出面如青靛的雷公和面若傅粉的电母。后来他到青霄宫当过二十几年道士，不光信了雷公电母，连保生大帝和顺天圣母等等等等都统统信了。老话说：“信的人不怕，怕的人不信。”班道士信了几十年，就确确实实不怕那些天神地將了。此刻，电光闪闪霹雳阵阵，还夹着风裹着雨，别的人躲都躲不赢，他老人家呢，嘿，正拿着手电晃来晃去呢！天漆黑，闪电煞白，

这黑一阵白一阵的，把人的心子都要逼出来。他呢，跟没事的一样，管自不紧不慢一个天井一个天井的朝里走。这是他的职责，不管好天坏天，每晚都要巡几遭的。一个月发六十多块钱，不巡，对不住国家的工资。值长夜班，白天死睡，晚上起来溜溜达达，正合他的意。人老了，就跟老狗一样想独自阴悄悄地活。说实在的，民俗博物馆一开张就号中了他，真是号对人了。他又不怕黑又不怕暗，还真正懂得一点民俗民物呢。去年来了个大专家，跟他聊了一通，嘿，听得那老专家双目生光佩服不已呢！如今，博物馆开张半年了，一次也没挨过偷摸扒窃。当然，班道士晓得自己是个小人物，自家干的这点活值不得记功行赏。马小刚才才是真正的“巡海夜叉”呢，人家是正职的保卫员，自己呢，只不过是临时工。

雷还在打，闪还在掣，风雨一刻也不息。班道士慢慢朝里面走，绕过一间房又一间房，走过一个院子又一个院子，半个多钟头才走到后庭。突然，霍地一道龙尾闪挺了下来，把四周八面一下子映亮了，紧跟着就是一串炸雷，把大雨都压得暗了声。就在这一瞬间，班道士头一回被吓得惊叫起来，那是啥？我的天！墙边立着个啥？他一张手，电筒滑脱了。一片漆黑！“天神娘娘，天神娘娘……”他双腿一软跪在了雨地里。就在这时，他碰到了地上的一个人……

司徒川睡着了。

昨天写出了“白烟囱”一案的侦查终结报告，挺了十几天的精气神一下子就垮了，此刻，他竟然在这么个地方这么个情形之下睡得鼾声大作。

前头，被堵了半个钟头的车龙终于开始蠕动了。这个阵势，别说司徒川的蓝鸟车，就是救火车也只能乖乖地跟着爬。车龙蠕动了好一阵，终于轮到蓝鸟了，可是，他睡着了，连身后的喇叭串儿也吵不醒。

“怎么回事怎么回事！”后头那辆大黄河蹦下个二愣小子，骂骂咧咧直奔蓝鸟的车门。“他妈的！成心耍人是不是？我操你八辈……”

二愣小子的高腔忽然变成了下滑音，因为他发现——蓝鸟里的人刚从方向盘上扭过脸来，一双眼睛灼灼逼人；当然，更主要的是，这人的腰间露出了手枪套。

“呃呃，”二愣小子一下子变了张笑脸，“同志，前头，前头已经动了。”

“动了？”司徒川眨眨眼，启动了车。“唔，那么该我动了。”

“你开好，你开好……”二愣小子陪着笑脸退了开去。

开好？司徒川差点笑出了声。瞧你的那鬼样子，我才操你八辈子祖宗呢！以为我没听见？不过，司徒川这会儿可不会动气，前天才弄清了白色烟囱为何变成了黄色，那乐趣还没散尽呢！

五分钟后，蓝鸟驶过中环岛，离市区不远了。突然，对讲器里响起了呼叫，一听这厚嗓门就知道是杜鹃。“701！701！空山鸟语！空山鸟语！”

“明白！我就回去！”司徒川的脸色一下子阴了。要是这会儿那愣小子再来一句什么“八辈子”，不被司徒川臭骂一顿才怪呢！

空山鸟语一听到这呼叫，司徒川就仿佛看到了殷红的血！

“杜鹃，小龚，小李，”有一次他摇晃着对讲机说，“这玩艺儿一叫，局里的人都听得到，连法制报的那几个记者也听得一清二楚。”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杜鹃不解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司徒川撇撇嘴，“我嫌它不够保密！”

“嘿！你连自家都信不过？”杜鹃笑了，“人家有权握有机子，就有权旁听。”

“我有办法对付他们！”司徒川做了个小小的鬼脸。“瞧，我拟了一串暗语，每个暗语听起来都美妙无比。当然，暗语只在我们四人之中流通，管叫他们一听就莫名其妙！”

他魔术一般亮出一张纸，纸上写了一串风马牛不相干的词语。

“你连局长都想瞒？”小龚乐了。

“谁都不例外。至少不能让他一开头就知道。”

“总得给他汇报呀！”

“嘿！暗语是暗语，汇报是汇报，这是两码事。”

“当然好，当然好！不过……”小李拍拍纸片，“用不了多久，人家就听得出暗语的意思了。”

“那就再换一个词，”司徒川又做了个鬼脸，“总之，要弄得他们晕头转向！”

于是，四个伙伴哈哈大笑，人人都开心。

这会儿，杜鹃第一次使用了暗语！——空山鸟语！恶性凶杀！

司徒川一下子把蓝鸟推到了高速挡。

当司徒川和杜鹏，还有小龚小李等人跨下刑事勘查车时，这场面真有点像电影。因为，当他们刚刚在青石漫地的院子里落下脚，等在院子中的本来鸦雀无声的人群里突然响起一声惊叫。“呀——”这一声叫来得如此突兀，把本来就紧张的空气搅得更紧张了。

司徒川一眼就瞟中了那位主角——一个双目大睁的捂着嘴的衣着时髦的女郎。

“嚷什么！”杜鹏粗声呵斥。

“我……”女郎移开了捂着嘴的白手。她最多十八九岁，长得够漂亮的。

“我问你为啥叫嚷！”杜鹏拧着浓眉。

“你们，你们看——”女郎战战兢兢抬起手，指向了司徒川。

司徒川一怔，猛一回头，立刻发现了目标——在高墙旁边的树桠上，吊着一个晃晃悠悠的东西。那是一个“人”，确切地说，是一个泥捏的人。那小泥人灰黑灰黑的很不显眼，要不是吊着它的是根红带子，一下子还真不易发现呢！当然，司徒川的眼睛本来就很好，跟鹰一样尖。那地方并不近，离这儿起码有三四十米呢！

司徒川迈开长腿朝墙边走，三个伙伴也跟了上去。嗨！原来是一个大肚子弥勒佛！嘴咧得大大的，仿佛在嘲笑一切人。泥菩萨比拳头只大一点儿，红带子拴着它的脖颈，好像人要吊死它一样。谁？谁干的？谁敢如此张狂地亵渎神灵！

四人瞧着泥菩萨，人人都惶惑不已。

杜鹏蹑起脚，毛毛糙糙一把将它扯了下来。

“怎么回事司徒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司徒川苦笑了一下。“管他的，收起来再说。”

“会不会是……”小龚朝人群那边努努嘴。

“是她？”司徒川撇撇嘴，“不知道。我们下车伊始，不要妄下结论。我只知道一点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她的眼力很尖，甚至比我还尖；要么就是，她早就知道树上吊着这个神。”司徒川忽然摆摆手：“得了得了，不要瞎猜一气，我们是来勘查现场的，不是来猜灯谜的。喂喂！老孟！尸体在这儿等着你呢！”

二十分钟后，勘查基本结束。

昨夜的大雨冲掉了一切痕迹，没有脚印，当然，更谈不上烟灰口痰之类了。总之，找不到任何证物。——那个弥勒佛算不算本案的证物？鬼才知道！也许，那个小泥人是早就吊在树上的呢！

司徒川好像很不甘心就此收场，又拿着放大镜走到长满青苔的老石墙边。想起来也有趣，他曾经被一位律师戏称为“计算机时代的福尔摩斯”，言下之意是挖苦他作风老派。如果此刻那位律师在场，说不定会得意洋洋地笑出声来——瞧，司徒川在墙上细细地用放大镜扫荡了一遍，又一声不吭地仰起脸，准是一无所获！他仰起脸望着雨后放晴的蓝天，看上去呆头呆脑，他甚至叹了一口气，然后又一次走到尸体旁边。

这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，看身材看五官，原本长得还不错，可是他瞪着眼珠子，足以令人发怵。他仰面朝天，

四肢张开几乎摆成一个“大”字。左胸部位的血被雨水冲开了，白衬衣洇成了水红色。司徒川一下子想起，盗墓者从棺材里扒出来的衣物就有点像这种颜色。够恶心的！相机咔嚓咔嚓响，把这个画面和这片颜色一道收进了镜头。

法医老孟从死者身边慢慢立起身，神情沉重。

“怎么样？”司徒川平静地问。

“死于昨夜两点到四点之间，”老孟低声说，“凶器很可能是一把宽刃卡子刀。”

“一刀致命？”

“肯定是一刀致命。伤及心脏三厘米。”

“唔，那位持刀者手劲不小……”司徒川沉吟着，“当然，那道石墙也不矮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杜鹏惊异地瞧着他。确实，他这两句话听起来毫无逻辑联系。

“你们几位来！”司徒川忽然朝石墙走去，把三位伙伴弄得懵头懵脑。

“你们瞧！”司徒川把放大镜准确地对着墙上的某个地方。“脚尖，确切地说是鞋尖，把这块青苔蹭掉了。”

三位伙伴凑拢来一瞧，人人双目生辉。没错！搞了这么些年刑侦，总能分辨得出什么是自然脱落什么是人为脱落！

“这说明一个问题。”杜鹏的双眼皮大眼睛眯细了。

“副队长，说说，说说！”小龚小李兴奋不已。嘿，副队长也要搞推理了，就冲这新鲜劲儿，也得听听！

“这证明了，”杜鹏真的是正正经经，“那个‘天神娘娘’不是什么真家伙。‘天神娘娘’一飞就飞过去了，还用得着脚

蹬手扒？”

“有道理有道理！”司徒川赞赏地点点头。

“凶手是人不是神。”杜鹏又得意洋洋地补了一句。

“说得令人信服，”司徒川挤挤眼，“不过这算不得什么结论。”

“还有啥深奥的结论？”杜鹏孩子气地撇撇嘴。

“当然有结论。”司徒川压低了嗓子：“结论就是：这是外面的人干的。”

三位伙伴都张大了眼。嗨！什么话给司徒一说，就带上了几分神秘味儿！

“好！”司徒川抬起长长的胳膊，“我们来看看‘场景’。你们瞧，左面这一溜老石墙延伸得很长，跟这些房屋的后墙夹成了一条又深又窄的通道。再看，右面这个院子，死者就被杀死在那儿，离夹道口只有四五米。你们琢磨一下，这个场景可以给人什么启示？”

沉吟了一会儿，小李先开了口：“会不会……被害者刚走到这儿，凶手正好从夹道里出来，突然撞见了，凶手就……”

“唔唔……”司徒川连连点头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。

“队长！”小李推了他一下，“你在听没有？”

“在听在听！”司徒川回过神来，“嗯？你说的啥？”

“见你的鬼！”杜鹏笑出了声，“叫人家琢磨琢磨，你自己呢，琢磨什么去了！简直是对牛弹琴！”

可是，司徒川一点也不笑。“我在想，在想……”

三个伙伴专心专意地等着他的下文。

“调查才刚刚开始，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一下这里的